

# 疫情背景下全球战略格局及其面临的安全威胁

——以中东地区为例\*

吴彦\*\*

**内容提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从地理大发现到世界文明多中心体系的形成、从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的转变、后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新型冷战趋势的出现这四个重大变局的叠加及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在美国“新帝国主义”大战略的笼罩之下，当今全球战略格局面临多种传统安全威胁。这些传统安全威胁根据其影响主要分为破坏主权统一、国家利益面临武力威慑、社会转型的安全风险，以及陆海领土争端与权益纠纷等类别，在中东地区分别以阿富汗问题、美伊对峙、叙利亚乱局和巴以争端为代表性案例。此外，“后后冷战时代”非传统安全威胁日渐突出，主要包括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信息与网络安全挑战、资源安全威胁、新民族主义以及去全球化趋势等。因此，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之一。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新帝国主义 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 全球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辟地总结了当今全球战略格局的总体特征。学界和政界已从不同的视角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不少的解读<sup>①</sup>。本文拟以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基本脉络，考

---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62）的阶段性成果。

\*\* 吴彦，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杨琳：《“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析》（《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0年第3期）和刘建飞：《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员文摘》2019年第11期）主要（转下页注）

察全球战略格局的主要内涵,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热点问题,考察当今全球战略格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 一 全球战略格局的主要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归纳了当今全球战略格局处于变动之中的基本趋势,更是强调了当今全球战略格局变动程度之剧烈,达到了百年未有的水平。以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基本脉络进行考察,当今全球战略格局处于四个大变局叠加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的状态。

第一个大的变局即当今全球战略格局的总体框架处于变动之中,其内涵是从地理大发现到当今以土耳其的“2023年百年愿景”和“中间走廊”战略、沙特阿拉伯的“2030年愿景”、卡塔尔的“2030年愿景”、阿联酋的“2021年愿景”和“2071百年计划战略”、伊朗的“东部走廊”计划和“向东看”战略、印度的“愿景2030”、巴基斯坦的“愿景2025”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等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崛起,这是一次长达500年的历史变局。古代丝绸之路的衰落、新航路的开辟以及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开启了全球化的浪潮,欧洲资本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随之兴起,世界文明的中心从东方转移到西方。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的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出现了发展分化的倾向。东方特别是亚洲国家近年来的普遍发展和崛起,标志着世界文明多中心体系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被联合国多项决议所采纳,成为引领新时代全球化趋势的重要旗帜。

第二个大的变局即从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的转变。后冷战时代全球战略格局的主要内涵是两极格局的解体和“一超多强”的竞合博弈。“一超多

---

(接上页注①)从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不同方面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金灿荣:《如何深入理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科学论坛》2019年第14期)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新格局、新模式、新生产力布局、新问题;胡洪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政治安全建设论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读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的世界大转折和大调整;何成:《全面认识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论导报》2020年第1期)则从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方面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强”的世界格局并未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呈现一种过渡状态。“一超多强”在政治方面凸显出超级大国美国对全世界诸多地区事务和国家转型的干涉，在经济方面则更多地表现为诸多后发性现代化经济体对传统经济大国的赶起直追甚至威胁，在军事技术方面大致延续冷战时代两大军事强国的相互制约。后冷战时代，全球战略格局虽然因为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解体而告别了大国争夺、代理人战争和大规模军备竞赛的阶段，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长期维持超高军费并在实际上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且咄咄逼人。此外，后冷战时代并非一个和平的时代，世界上的诸多地区甚至出现更加频繁的战火。据美国官方统计，“自1946年至1989年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约125次，平均每年2.8次；1990年以来美军先后40余次对外采取军事行动，平均每年对外用兵近5次”<sup>①</sup>。后冷战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开始成为全球战略格局变动的主要因素，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力逐渐上升。

第三个大的变局表现为“后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的撰述中出现了“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9·11”事件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开提出了“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多位美国政要继而在不同场合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拉尔夫·科萨<sup>②</sup>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sup>③</sup>各国政界和学界关于“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热烈讨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后后冷战时代”，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冲突不再是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但地区性的冲突仍在不断发生，贫困在全球持续蔓延。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来，“后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特别是特朗普在

① 《美国对外用兵备忘录》，人民网，2003年2月26日，<http://www.people.com.cn/GB/news/6056/20030226/931030.html>。

② Ralph A. Cossa, “Toward a Post Post - Cold War World,” *Special Policy Forum 9/11*, October 18, 2001, <https://nautilus.org/napsnet/special-policy-forum-911/toward-a-post-post-cold-war-world/>.

③ Richard N. Haass, “Defining U. S.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 - Post - Cold War World,” The 2002 Arthur Ross Lecture,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The 2001 - 2009 Archive for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New York, April 22, 2002, <https://2001-2009.state.gov/s/p/rem/9632.htm>.

国际事务方面奉行的美国优先原则导致单边主义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盛行。超级大国美国引领的单边主义蔓延至全球，对二战以来逐渐形成的世界和地区政治秩序造成一定的挑战。特朗普的独裁和美国优先政策不仅仅通过发动全球贸易战和索要巨额军费的形式引起美国传统盟友的不安，还因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频繁调整和诸多地区传统地缘政治力量的失衡而引起世界各国对现有全球战略格局不稳定性的极大忧虑。德国《每日镜报》发表题为《慕尼黑安全会议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的文章指出：“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而是强权；特朗普看重交易，他思考问题的模式是‘赢家-输家’，而不是可靠的联盟；美国日益从冲突策源地脱身，欧洲再也无法在美国保护伞下休息。”<sup>①</sup> 就连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欧洲也已经感到失去了安全感，全世界诸多长期受到美国打压的非超非强的国家甚至地方武装力量面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挑战和传统安全格局的失序，不得不以单边主义的方式进行回击，或者是通过非对称性博弈的方式与之对抗。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显，后冷战时代本就缺乏稳定的“一超多强”天平，再次加入了非超非强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都导致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野蛮化的倾向，许多非超非强国家在深感不安的时候尝试通过拥有更多现代化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伊朗、以色列和朝鲜等国家频繁展示或试射新型武器，以极化或锐化的方式来凸显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目的是威慑敌对势力和确保国家安全，但也导致全球战略格局不稳定性的增加和诸多地区性冲突不断或升级的局面。

第四个大的变局是一种近年来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出现的新型冷战的趋势。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到：“强权竞争在被视为一个世纪前的现象而被忽视后又再度回归。”<sup>②</sup> 正如1946年3月5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粉饰美英带领的“民主世界”对苏联的遏制之正义一样，特朗普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美国视作安全、繁荣、自由和公平等“善”的化身。西方其他国家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表达了对全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观点。冷战时期的产物慕尼黑安全会议

① 《德媒分析：慕尼黑安全会议四大警示》，新华网，2020年2月19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952608899545239&wfr=spider&for=pc>。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27.

作为当今全球高规格的安全政策论坛之一，近年来频繁发表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言论。新型冷战强调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差别，虽然西方大国与东方国家在地缘政治和高科技产业方面存在现实的竞争关系，但在经贸往来、反对恐怖主义、发展援助和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等方面仍有合作的需要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 二 当今全球战略格局存在的传统安全威胁

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军事威胁，根据威胁的程度又可分为军备竞赛、军事威慑和战争等类别。自“9·11”事件直接威胁美国的本土安全后，美国的传统安全观受到极大挑战。美国更加重视军事实力和信奉强权逻辑，进而形成一种“新帝国主义愿景”，<sup>①</sup>即美国赋予自己设定标准判定威胁、使用武力和伸张正义的全球角色。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的发言具体反映了这种“新帝国主义”大战略，即“在未来的数年中，美国武装部队的主要精力将不仅用于控制内部冲突和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以保障世界更加安全；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国际政治和安全至关重要”<sup>②</sup>。在美国“新帝国主义”大战略的笼罩之下，当今全球战略格局面临多种传统安全威胁，根据其影响主要分为破坏主权统一、国家利益面临武力威慑、社会转型的安全风险，以及陆海领土争端与权益纠纷等类别。

当今全球战略格局面临的首要传统安全威胁是国家主权统一惨遭破坏。在美苏争霸的历史时期，阿富汗是美国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后冷战时代，塔利班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下脱颖而出，并于1994年控制了阿富汗政局。“9·11”事件改变了全球战略格局，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直接出兵阿富汗清剿“基地”组织，塔利班因拒绝放弃对“基地”组织及其首脑奥萨马·本·拉登的庇护而被视作恐怖组织而一并受到美国的军事打击。塔利班政权虽在美国的攻击之下迅速垮台，但塔利班作为武装组织在占阿富汗人口

---

①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2002, p. 44.

②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April 29, 2002,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4/20020429-9.html>.

40% 的普什图人中长期存在, 并于 2006 年在阿富汗东山再起, 成为反对美国驻军和反对美国支持建立的阿富汗现政府的重要武装力量。奥巴马虽在 2014 年 12 月 29 日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并撤军, 并随之开启了与塔利班的对话却未见成效, 遂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宣布放缓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特朗普上台以后宣布实施“新战略”, 不再寻求阿富汗国家的重建并再次增兵, 加大对塔利班的打击力度。塔利班回应称阿富汗将成为美国的新坟场, 阿富汗进入近十年来安全形势最糟糕的时期。

2018 年 8 月起, 美国与塔利班进行了共计 12 轮谈判, 主要围绕撤军与停火的问题进行商讨。美国希望塔利班承认阿富汗现政府并停火, 塔利班不承认阿富汗现政府, 并宣称在“外国军队全面撤出阿富汗”的问题达成协议前, 拒绝讨论“摒弃暴力实现全面停火”的问题。阿富汗现政府在美国与塔利班谈判的过程中被边缘化, 遂多次发表言论宣称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不能经由代理人实现。美国及其支持的阿富汗现政府与塔利班之间边打边谈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半时间, 其间美国与塔利班均采取以打促谈的斗争策略。美国甚至在 2019 年 10 月一度取消和谈并开启强势进攻模式, 阿富汗的十多个省份均同时处于战争状态, 但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前并无改变, 阿富汗现政府的弱势和内部派系斗争也仍然没有变化。2020 年初, 塔利班在明知美军去意已决的情况下加大攻势, 出其不意地包围美军十余人的特种分队, 并频繁发起“渗透行动”<sup>①</sup>。2020 年 2 月 29 日, 美国与塔利班在多哈最终签署和平协议: 美国将在未来 14 个月内, 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国及北约盟国的军队; 美国还将推动释放在押塔利班人员、重新评估和解除对塔利班的制裁、向阿富汗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 保证不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 阿富汗塔利班承诺不再庇护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组织; 阿富汗各方 2020 年 3 月 10 日开始谈判, 讨论永久停火的时间和方式。<sup>②</sup> 伴随和平协议而来的并非阿富汗局势的平息, 阿富汗的未来将呈现出和平的高风险状态。阿富汗现政府拒绝释放塔利班囚犯, 不承认美国向塔利班允诺的“10 天内释放 5000 名塔利班囚犯”等协议内容及其作为阿富汗内部谈

①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U. S. War in Afghanistan 1999 – 2020,” March 11, 2020,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taliban-afghanistan>.

② Carter Malkasian, “Keep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U. S. – Taliban Agreement,” Lawfare, April 5, 2020, <https://www.lawfareblog.com/keeping-conditions-us-taliban-agreement>.

判的前提。与此同时，阿富汗现政府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以后未能得到多方共同承认的情况下，前总统加尼和前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于2020年3月9日同一天宣布就任总统，阿富汗现政府出现两个总统并存的局面。塔利班与阿富汗现政府之间的战争在短暂停火之后再次爆发，且冲突的频率大大增加。同时，塔利班的气势与和平协议达成之前相比更加强硬，甚至还击落美军无人机并威胁要取消阿富汗内部会谈。由此，因美国“反恐战争”而遭破坏的阿富汗国家主权和统一至今难以恢复，战后重建的前景至今仍晦暗不明。<sup>①</sup>

国家利益面临武力威慑是当今全球战略格局面临的另一种传统安全威胁。伊朗的现代化程度在中东位居前列，有“中东之虎”的美称。长期以来，美国在伊朗国境东西两侧的邻近地区广泛部署军事基地，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与伊朗互相敌对，美国的另一个中东盟友沙特阿拉伯近年来也与伊朗在波斯湾两岸对峙，并在也门等地陷入代理人战争的泥淖。2015年7月20日，伊朗与六国（美、俄、中、英、法、德）达成伊核问题“六方协议”，并经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该协议不仅给中东地区的和平奠定了基石，也为中东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问题“六方协议”，并立即重启对伊朗的石油、航运和银行业的惩罚性制裁。<sup>②</sup>2019年4月8日，特朗普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外国恐怖组织”，并在5月底向波斯湾地区部署“林肯”号航母战斗群、B52轰炸机特遣队、两栖攻击舰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警告伊朗：“对美国利益或其盟国利益的任何攻击都会遭到无情打击。”<sup>③</sup>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将美军列为“恐怖组织”，并宣布自2019年5月8

---

① Jeff McCausland, “U. S. Signs a Peace Deal with the Taliban, But Is the War in Afghanistan Really Ending?” nbcnews, March 3, 2020, <https://www.nbcnews.com/think/opinion/u-s-signs-peace-deal-taliban-war-afghanistan-really-ending-nena1147426>.

② “Understanding the Iran Deal: What, Why and the Next Steps,” Aljazeera, May 8,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5/understanding-iran-deal-coming-180509072633096.html>.

③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on the Designatio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as a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Whitehouse, April 8,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designation-islamic-revolutionary-guard-corps-foreign-terrorist-organization/>.

日开始对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实施反制措施,停止履行部分伊核协议条款。随后,美伊对峙进入间接摩擦的阶段,多国油轮在波斯湾遇袭,地区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美国宣布制裁任何从伊朗进口原油的国家并威胁要将伊朗原油出口清零,伊朗则指责美国是世界不安定之源和实行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并多次宣布将逐步突破伊核问题“六方协议”限制的浓缩铀存量和丰度,甚至威胁即将重启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美制“全球鹰”无人机进入伊朗领空并遭伊朗击落以后,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强打击”制裁,没收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官和外长扎里夫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其入境。伊朗继而宣布与美国的外交之路“永久性关闭”,要求美国必须结束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否则拒绝对话。美国拉拢英国、以色列、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组建波斯湾护航联盟,在波斯湾地区对伊朗形成威慑。2020年1月3日,美国在伊拉克诱杀伊朗高级军官苏莱曼尼,引起伊朗对伊拉克阿萨德美军基地的报复性轰炸。<sup>①</sup>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在其国内发生严重疫情之时仍不忘对伊朗实施武力威慑,4月以来在波斯湾多次进行舰机演练和登岛演习,伊朗则派炮艇干扰美军演习。随后双方均下达了如遭遇威胁就允许开火命令,伊朗将数千枚导弹重新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并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做出任何挑衅或冒险的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会迅速反击,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sup>②</sup>。

当今全球战略格局正在经历的一种难以估量其影响力的传统安全威胁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美国将亚非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视为不符合美式民主价值观的极权国家和半极权国家,进而致力于通过经济援助、政治施压或军事威胁等手段推动这些国家向美式民主社会转型。外力推动下的社会转型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常常给转型国家甚至地区带来难以控制的消极影响。2004年,美国提出“大中东计划”,支持在大中东地区实行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改革,旨在巩固并扩大美国“反恐”成果和地区霸权。“大中东计划”在政治层面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将扶持这些国家的改革派领

---

① “Iraq Base Attack: US in Retaliatory Strikes on Iran - Backed Fighters,” BBC, March 13,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1865489>.

② Robert Burns, Darlene Superville and Jon Gambrell, “Iran-US Tensions Rise on Trump Threat, Iran Satellite Launch,” abc3340news, April 22, 2020, <https://abc3340.com/news/nation-world/iran-us-tensions-rise-on-trump-threat-iran-satellite-launch>.



领导人推进政治改革，将从技术和资金上支持其推行自由选举，加大舆论自由和监督力度，提高民众参政议政意识，扩大妇女权利，同时采取措施增强对民众司法协助”<sup>①</sup>。在美国和北约的推动下，阿拉伯国家制订了阿拉伯国家自主改革计划，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相关的改革措施。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肇始于突尼斯的民主化浪潮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自西向东蔓延，迅速波及中东其他地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国家。突尼斯、埃及和也门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更替，巴林、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君主国一度成为街头运动的热点地区，利比亚和叙利亚则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

叙利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叙利亚出现了民众抗议活动，诸多外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与叙利亚政府军开始了长期乱战的局面。欧美国家、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分别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不同派别，叙利亚政府军则受到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俄罗斯的支持。叙利亚内战仍在继续，大量的人员伤亡、难民问题外溢、“圣战”势力坐大、暴力事件外溢和教派对抗外溢，对叙利亚国内和周边地区局势，以及欧洲的安全形势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是叙利亚乱局背后的主要操盘手，多年的大国博弈导致今天叙利亚出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军在叙利亚负责看守油田、土耳其占领阿夫林地区并攻入叙北库区，最后一块反政府军集结的地区伊德利卜省仍然充斥着政府军与反政府军的斗争和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博弈。

2020年3月5日，俄罗斯和土耳其达成伊德利卜停火协议：交战方于当地时间6日起停火；俄土将横贯伊德利卜省的M4公路南北两侧各6公里范围设为“安全走廊”，派军队从15日起沿公路联合巡逻。<sup>②</sup>进入4月以来，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疫情日渐严重，普京的关注重心转移到俄罗斯国内，因此希望尽力维持俄土停火协议和伊德利卜暂时的和平。然而，域外强国

① 杨鸿玺：《“大中东计划”，仅仅是计划》，新浪国际新闻，2004年6月16日，<http://news.sina.com.cn/w/2004-06-16/10502821341s.shtml>。

② Andrew Roth, “Russia and Turkey Agree Ceasefire in Syria’s Idlib Province”, The Guardian, March 5,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05/russia-and-turkey-agree-ceasefire-in-syrias-idlib-province>.

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得到叙利亚内部敌对派别的接受,反政府派别和政府军的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阿联酋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允诺提供30亿美元以支持政府军夺回伊德利卜以后,伊德利卜再次陷入结局未卜的战争之中。叙利亚的未来却并不掌握在叙利亚政府或民众的手中。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众对民主的热望直至今日在叙利亚仍然是难以实现的。由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民间人士代表共计150名成员组成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于2019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正式启动,然而,因两位联席主席未能就相关日程达成一致,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小组第二次闭门会议于2019年11月29日无果而终。<sup>①</sup>

领土争端与权益纠纷是当今全球战略格局存在的另一种较为普遍的传统安全威胁,在当今世界诸多地区都有所存在。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且影响深远的—个重要的领土争端就是巴以土地纷争。从1917年开始,犹太人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从全世界各地大批返回巴勒斯坦,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1947年,美国强行推动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实际占领巴勒斯坦地区土地6%的60万名犹太人凭借该协议而获得巴勒斯坦57%的土地;实际占领巴勒斯坦地区土地94%的130余万名阿拉伯人却只获得巴勒斯坦43%的土地;成立耶路撒冷市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管理。<sup>②</sup>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1988年,巴勒斯坦亦宣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首都。<sup>③</sup>不过,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耶路撒冷的归属权不予承认。进入21世纪以来,巴勒斯坦局势呈现激进化的趋势。以色列—方长期由右翼政府执政,巴勒斯坦—方则出现了哈马斯自2007年以来控制加沙地带的局面。以色列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在约旦河西岸大肆圈占土地。此外,特朗普

① 聂晓阳、陈俊侠:《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小组第二次闭门会议在日内瓦无果而终》,新华网,2019年11月30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30/c\\_1125291434.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30/c_1125291434.htm)。

② “Palestine’s history Palestine remix,” Aljazeera, 1799-2015, [https://interactive.aljazeera.com/aje/palestineremix/timeline\\_main.html](https://interactive.aljazeera.com/aje/palestineremix/timeline_main.html)。

③ Qais Juneidi and Aysar Al-Eis, “No Palestinian State without Jerusalem; Abbas,” Anadolu Agency, January 29, 2020, <https://www.aa.com.tr/en/jerusalem-red-line-for-muslims/no-palestinian-state-without-jerusalem-abbas/1717416>; Oren Liebermann, “Why Declaring Jerusalem the Capital of Israel Is So Controversial,” CNN, December 7, 2017, <https://www.cnn.com/2017/12/05/middleeast/trump-jerusalem-explainer-intl/index.html>。

上台以后采取过分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公然违背联合国决议，于2017年12月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随后正式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2019年3月25日，美国承认以色列享有戈兰高地主权，随后甚至进一步宣称以色列有权将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入以色列。<sup>①</sup>

2019年6月22日，美国抛出所谓推动解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的“世纪协议”经济方案，要求巴勒斯坦放弃部分关键的主权以换取外界的投资，内容包括在未来10年促成对巴勒斯坦超过500亿美元的投资、为巴勒斯坦人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将巴勒斯坦失业率降至接近个位数等。<sup>②</sup>美国在“世纪协议”中描述的经济援助资金并非由美国支付，美国只负责“世纪协议”的“设计与安排”，具体的资助任务摊派给了国际社会，例如号召其他伊斯兰国家“吸纳”和“安排”巴勒斯坦难民，希望海湾阿拉伯国家和欧盟等出资投建巴勒斯坦的基础设施等。2020年1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所谓“世纪协议”的政治方案，首要内容便是将特朗普上台以来过分偏袒以色列的多项单方面决定合法化，例如明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sup>③</sup>、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谷地区的主权控制，承认犹太人定居点为以色列领土。“世纪协议”政治方案还主张建立不具备独立外交主权和军事主权的新巴勒斯坦国，<sup>④</sup>实质是“以主权换援助，以援助换和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国的“世纪协议”是“实现持久和平的现实道路”，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则表示“世纪协议”违反了涉及巴勒斯

①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Jerusalem,” Whitehouse, December 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jerusalem/>; “Proclamation on Recognizing the Golan Heights as Par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Whitehouse, March 25,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recognizing-golan-heights-part-state-israel/>.

② “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 Part B: Economic Framework, Whitehouse, January, 2020, p. 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1/Peace-to-Prosperity-0120.pdf>.

③ “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 Part A: Political Framework, Whitehouse, January, 2020, p. 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1/Peace-to-Prosperity-0120.pdf>.

④ “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 Part A: Political Framework, Whitehouse, January, 2020, pp. 34 - 3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1/Peace-to-Prosperity-0120.pdf>.

坦问题的多项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理应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sup>①</sup>

### 三 当今全球战略格局存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对,其主要包括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与生物安全威胁、经济与金融安全风险、信息与网络安全挑战、资源安全威胁、新民族主义,以及去全球化趋势等。“9·11”事件颠覆了美国长期以来一超独霸的绝对安全意识,破坏了全球现存的安全构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为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动辄以反恐的名义介入他国内政,尤其是特朗普时期美国单边主义日益膨胀,轻易退出伊核问题“六方协议”和《中导条约》,弃全球维护共同安全的努力于不顾,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恐怖主义分为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多种形式,而威胁当今世界诸多地区安全的主要是宗教恐怖主义,例如活跃在亚洲多地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主要在中亚和东亚活动的“东突”势力、主要在尼日利亚活动的“博科圣地”,以及主要在叙利亚活动的“努斯拉阵线”。西方学界多将宗教恐怖组织的发展归因于文明的冲突,然而追溯当今世界诸多恐怖组织兴起和活跃的历史就会发现,恐怖组织兴起的背后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诸多恐怖组织发展的根源都在于国际政治利益的对立。关于恐怖主义发展原因之文明冲突论,诸多具体事例都已反证其谬误,例如德国记者深入采访叙利亚“努斯拉阵线”时从其高级指挥官口中获知,“‘努斯拉阵线’的胜利要归功于(美制)陶氏反坦克导弹,我们的队伍里有来自土耳其、卡塔尔、沙特、以色列和美国的教官,他们是卫星专家、导弹专家以及热气球侦查专家”<sup>②</sup>。西方学界将当今世界诸多恐怖主义流派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现象作为证明伊斯兰教本身具有激进性与极端色彩的重要例证。然而,综观当今世界主要伊斯兰激进势力发展的历史,诸多伊斯兰激进势力例如

---

① Hamdi Yildiz, “Palestine warns Israel, US over ‘Deal of Century’,” Anadolu Agency, January 24, 2020,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palestine-warns-israel-us-over-deal-of-century/1711887>.

② Ethar Abdulhaq, “Journalist Jurgen Todenhofer Fabricates Nusra Front’s Interview,” Zaman al-Wasl, September 27, 2016, <https://en.zamanawsl.net/news/article/18589>.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竭力扶植中东和中亚代理人对抗苏联的过程中产生的，进而在 90 年代发展壮大，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一超独霸世界格局的重要棋子。伊斯兰主义并非浑然一体，内部存在亲美与反美的不同流派。美国长期对伊斯兰主义采取双重标准，持两手策略。“9·11”事件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在全世界大张旗鼓地宣称打击恐怖主义甚至不惜入侵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向部分恐怖主义派别提供武器和军事培训，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借此为美国干预地区事务和维持世界霸权的利益服务。美国利用极端伊斯兰派别在地缘政治要地开展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间接支持的形式。美国支持地区性的政治力量，进而由这些地区性的政治力量向极端伊斯兰派别直接输送资金和武器。某些极端伊斯兰派别发展壮大以后逐渐脱离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控制，利用暴力恐怖袭击的方式极端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进而对地区安全和全球战略格局形成更大的挑战。例如“伊斯兰国”发展壮大以后，曾一度对二战以来逐步形成的中东政治版图形成威胁。“伊斯兰国”虽然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已经被摧毁，但“伊斯兰国”的暴恐力量已扩散到亚洲大陆的诸多地区。近年来，“伊斯兰国”的活动空间还表现出东移的趋势。2019 年“伊斯兰国”宣称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建省、策划斯里兰卡连环爆炸袭击和阿富汗婚礼爆炸案，都是活动空间东移的重要表现。

重大传染性疾病对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笼罩全球的背景下自不待言。近十年来出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都曾经经历了从一国向地区扩散进而影响全球的经历，且疫苗研发需要一定的时间，有的甚至至今仍未研发成功。2012 年，冠状病毒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在沙特阿拉伯出现首例，由此开始了以沙特阿拉伯为主的中东地区扩散之路，除中东地区外主要曾在欧洲多国出现，2015 年 5 月还在韩国暴发了由该病毒引起的复杂疫情。<sup>①</sup>近年来，中东呼吸综合征维持每年数十至上百例的感染速度，其中 2019 年在中东地区共有 152 人感染。虽然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传播高峰期已经过去，疫情总体而言也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至今仍未成功研发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疫苗或有效药物。2019

---

<sup>①</sup>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n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WHO, January 21, 2019, [https://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faq/en/](https://www.who.int/csr/disease/coronavirus_infections/faq/en/).

年底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形成了从多地出现向全球暴发的公共危机,目前全球累计确诊已超 463.7 万人(数据更新至 2020.5.17),其中美国、西班牙、俄罗斯、英国、巴西和意大利等国是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的重灾区,且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地区尚且处于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状态。<sup>①</sup>2020 年 5 月初以来,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地仍然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严峻形势,中东国家在遭受持续战争、武力威胁或者国际制裁的情况下,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能力有限。

信息与网络安全的挑战在后冷战时代成为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开启了现代高科技条件下战争的新型模式,刷新了人类对战争观念、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军事武器和战争进程的认知。海湾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美伊双方进行了信息战和电子战等非传统军事领域的较量,美国动用空间侦察卫星和空中侦察飞机,配合地面侦察全面搜集伊拉克的军事情报,确定了伊拉克军队的指挥中心、雷达和通信系统的各种参数信息。在发起“沙漠风暴”行动前的 24 小时,美军使用强大的电子战攻击力量,成功实施了干扰伊拉克军队雷达探测系统和无线电通信系统的“白雪”行动,致使伊拉克军方的地空通信系统、地面雷达、飞机和导弹中的雷达制导系统全部失灵。致使伊拉克军队指挥系统和防空部队系统陷入涣散状态,通信中断,空中搜索与反击能力丧失,处于被动的局面。多国部队的上千架飞机飞入伊拉克领空,投射上百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拉克军队及其重要设施。<sup>②</sup>海湾战争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对全球的信息和网络开启了普遍监控模式。2013 年美国棱镜计划曝光,揭秘了美国自 2007 年起对世界各国实施代号为“棱镜”的绝密电子监控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直接进入美国主要科技网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获取数据和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和苹果等在内的 9 家美国国际网络巨头皆卷入此计划,全球网络用户的电邮、聊天日志、电话记录、网络社交和存储数据等信息都处于在美国的监

---

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2020 年 5 月 17 日, [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pc\\_3#tab4](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pc_3#tab4)。

② Col Edward Mann, “Desert Storm: The First Information War?” IWAR, Winter 1994, <http://www.iwar.org.uk/iwar/resources/airchronicles/man1.htm>。

控之下。<sup>①</sup> 美国通过“棱镜”计划实施监控力度最大的是伊朗、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等国。特朗普时代美伊对峙的不断升级，伊朗于2019年6月击落美制“全球鹰”无人机以后，美国亦曾对伊朗情报部门及导弹发射系统发起网络攻击。

资源安全涉及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是否有能力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淡水、能源、耕地、矿产、生物和环境等资源是事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亦是涉及全球安全的重大非传统安全挑战。资源安全又分为战略性资源安全和非战略性资源安全。战略性资源涉及对国家生存和安全局势起重要作用的自然资源，例如武器装备和军需品的原材料、涉及民众生活必需品的资源，以及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的储备。中东地区特别是波斯湾国家是全球油气资源的重要产地，其油气资源及价格对全球战略格局有重大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美国因掌控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波斯湾产油地区而建立起全球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体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得以长期维持，美国因此建立起世界经济霸权。2016年底，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产油国与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欧佩克+”减产协议，后多次谈判并延长减产协议。根据2019年7月达成的协议，减产期限延长至2020年3月底。<sup>②</sup> 2020年3月6日，由于未能与沙特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俄罗斯退出新一轮“欧佩克+”减产协议谈判。随后，沙特阿拉伯大幅调低其不同级别的主要原油定价并大幅增产，原油价格战从此打响。然而，此次原油价格战爆发的根源在于世界石油体系的结构失衡、大国博弈激化、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2020年3月9日，石油价格创下3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随后的10天之内美股出现4次熔

---

① Patrick Toomey, “The NSA Continues to Violate Americans’ Internet Privacy Rights,” ACLU, August 22, 2018, <https://www.aclu.org/blog/national-security/privacy-and-surveillance/nsa-continues-violate-americans-internet-privacy>.

② Holly Ellyatt and Sam Meredith, “Oil Drops as OPEC Agrees on Massive Oil Supply Cut to Offset Virus Impact; Awaits Russia’s Approval,” CNBC, March 5,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3/05/opec-meets-to-decide-whether-to-cut-output-as-coronavirus-hits-demand.html>.

断,全球出现经济危机的迹象明显。<sup>①</sup>美国继而向全球转嫁危机,欧洲股市和国际金价暴跌,全球实体经济亦因产业链断裂和疫情期间的供需双弱而出现大幅衰退的迹象。中国的油气资源消耗量与产量之间存在巨大缺口。中国2012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2017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2018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中国油气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8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2%和43%。世界油气市场的波动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后冷战时代”出现的新趋势,并逐渐发展成为挑战全球战略格局的新一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禁穆令”、美墨隔离墙和脱欧是“后冷战时代”新民族主义发展的代表性事件。2017年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要求在此后的90天内,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的公民入境美国。<sup>②</sup>因这七个国家的主要人口均为穆斯林,媒体和社会各界将这份行政命令称之为“禁穆令”。2017年9月24日,特朗普签署新的入境限制令,涉及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也门和索马里八个国家,此项禁令获得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禁穆令”是对当今世界多元化主流价值观的公开挑战。美国国内出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反对“禁穆令”对自由、正义和平等精神的践踏,反对“禁穆令”代表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与新民族主义兴起相联系的,是特朗普时代美国单边主义的膨胀及去全球化趋势。克林顿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政府外交理念主要是“全球化”,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然而,特朗普上台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叫嚣“美国优先”,单方面强调美国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和各项利益,却拒绝负担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应该承担的责任。特朗普任性地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

---

① Sun Ming and Wang Yan, “Circuit Breaker Reveals Four Major Contradictions Existing in US,” China.org, March 24, 2020, [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20-03/24/content\\_75854483.htm](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20-03/24/content_75854483.htm).

② “Executive Order Protecting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hitehouse, January 27,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protecting-nation-foreign-terrorist-entry-united-states/>.



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和万国邮政联盟，还多次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sup>①</sup> 特朗普频繁的“退群”行为所反映的去全球化趋势，其实质是一种全球化的分裂。特朗普认为二战以来逐步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利益需要，因此必须加以改变或废除。同时，特朗普提出以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为主要内容的 G7 国家经济一体化方案得到 G7 国家的认可，世贸组织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sup>②</sup>

## 余 论

四个重大的变局在当今世界的叠加，形成了全球战略格局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 年出现的危机全球化，表现为新冠肺炎疫情、石油价格战以及世界经济危机三位一体的爆发，给全球战略格局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挑战，全球经济与政治领域由此进入深度博弈的时代。当今中国作为直追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一大油气进口国，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较早暴发的国家之一，无疑将在未来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在新型冷战趋势愈发明显之际，西方世界对中东地区和中国发起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挑战，敌视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后冷战时代发起的所谓推动中东国家社会转型的“大中东计划”，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而“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的消极影响直至今日仍然存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西方社会价值观对亚洲国家发展道路的不断干预和挑战，中国与中东国家需要继续坚持各自富有历史积淀的价值观，坚持符合各自

---

① Hasan Dudar and Deirdre Shesgreen, “Trump’s Long List of Global Trade Deals, Agreements Exited or Renegotiated,” USA today,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2018/11/21/donald-trump-foreign-policy-iran-nafta-russia-mexico-canada-trade/1732952002/>.

② Bob Bryan, “Trump Makes Stunning Reversal, Says There Should be ‘No Tariffs, No Barriers’ at G7 Summit Weeks after Imposing Huge Tariffs on US Allies,” Business Insider, June 9,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suggests-dropping-all-tariffs-trade-barriers-at-g7-summit-2018-6>.

国情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同时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与合作,以应对全球战略格局变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正是秉持这一理念,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东国家与中国在精神和物质等方面相互支持。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期,伊朗德黑兰自由广场之塔、阿联酋哈利法塔和帆船酒店、埃及的萨拉丁城堡、卡尔纳克神庙和菲莱神庙点亮了中国红和五星红旗图案,部分地标性的建筑还亮起“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字幕,中东国家还向中国捐助大批抗疫物资。与这种支持相反的是,澳大利亚等国极力推动针对中国的新冠疫情起源“独立审查”,还有一些国家呼吁世卫组织邀请中国台湾地区出席世卫大会,<sup>①</sup>中国在疫情时代还面临病毒以外的巨大挑战。

正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所说,当今的世界处于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sup>②</sup>。虽然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在实际上降低了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但伴随着单边主义的膨胀和去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对二战以来世界格局的挑战,局部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就每一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在一场局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与世界大战并无差别。后冷战时代,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安全的重要议题,全球贸易战与经济金融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与生物安全威胁、全球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民众的生命和单个国家的能力显得那样渺小。对抗挑战全球战略格局的安全威胁势力,必须通过全球各国的互助合作,才能减少灾难或降低其危害。未来,全球治理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坚持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合作共建人类美好家园,才能真正缓解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内危机和全球危机。

[责任编辑:刘金虎]

---

① Huileng Tan, “Taiwan Wants to Share What It’s Learned at a Big WHO Meeting. But There’s a Problem,” CNBC, May 12,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5/12/china-objects-to-taiwan-joining-who-meeting-on-coronavirus.html>.

② Richard N. Haass, “U. S. – 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 – Post – Cold War World,” 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 Tenth Plenary Meeting, The 2001 – 2009 Archive for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New York, June 1, 2002, <https://2001-2009.state.gov/s/p/rem/10643.htm>.

en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Iran's Islamic system, it aroused strong opposition from domestic conservative forces, and produced 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reformers and conservatives in Iran's political forces to some extent. Such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rota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has led to, has been existed throughout post-Khomeini Iranian history. Since 2013, Rohani from moderately conservative once again launched reform. However, whether Iran could get out of the rotation between reformers and conservatives is uncertain.

**Keywords:** Rafsanjani; Iran Reform; Reformers; Conservatives

## Global Strategic Pattern and Its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Take the Middle East as an Example

*Wu Yan*

**Abstract:** “A period of major change that's rarely seen in a century” is form from the combin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four major changes, namely, from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ulti-center system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ld War era to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arrival of the post post-Cold War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old War trend.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new imperialist” grand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global strategic pattern is facing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ccording to their influence, these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categories such as undermining the unity of sovereignty, national interests facing the threat of force, security risk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land-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rights disputes, etc. , and the Afghan issue, us-Iran confrontation, Syrian chaos and Palestine-Israel dispute are respectively taken as representative cas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additi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post post-Cold War era”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cluding terrorism,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information and cyber security challenges, resource security threats, new nationalism and deglobalization

trends. Therefore,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main agenda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COVID-19; New Imperialist;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Global Governance

## Dynam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 in Egypt (1952 – 2011)

*Duan Jiuzhou*

**Abstract:** The Modern Republic of Egypt was founded through national army's coup d'état, which decided the core importance of army in the Egyptian politics. Meanwhile, the supreme status of the army is also originated from the military culture of Middle East and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However,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Egyptian army has witnessed vicissitud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 in Egypt during Nasser, Sadat and Mubarak's era, which are manifested as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and clientelistic, with further analyzing the motives and impacts of this historical evolution.

**Keywor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 Egypt; Political Stability

## Researches on the Evolutio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Influence of the Patriotic Party of Turkey

*Zhu Chuanzhong*

**Abstract:** As a new political force of Turkey's political stage, the origin of the Patriotic Party can be traced to the PRG of the 1970s.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is party includes the idea of world revolution, the Turkish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domestic politics,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 on. As to the influence of this party, its chairman Doğu